

儿童发展特点：阅读材料选择的重要原则

陈先云

摘要：2022年，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对“快乐读书吧”栏目内容进行了完善、调整，减少了推荐的具体阅读书目。如何指导学生科学合理地选择阅读材料，是当前语文教师教学中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遵循儿童发展特点，符合他们的阅读心理和生活经验，是阅读材料选择的重要原则，也是教学现实的需要。同时，阅读材料的价值实现，很大程度上诉诸教师的文学素养。

关键词：阅读材料；儿童发展特点；儿童阅读心理和生活经验

语文教科书大多是以若干篇选文为主体内容组织加工而成的，从编制的实际情况来看，每册的篇幅容量有限，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教科书印张有限，二是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规定的课时数。带来的问题是学生课内阅读量偏少，不利于形成体系化的较高层级的阅读能力，也不利于阅读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就此而言，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下简称“统编教科书”）设置“快乐读书吧”栏目，将课外阅读纳入语文课程内容中，根据儿童发展特点进行整体设计，指导学生科学合理地选择阅读材料，每学期推荐不同种类、不同题材的图书，并对课外阅读进行系统指导。统编教科书的这种编排方式，在教学实践中受到师生的广泛欢迎。

此外，统编教科书策略单元安排的“预测”“提问”“提高阅读速度”“有目的地阅读”等阅读

策略，也更加适合在课内学习后，在整本书阅读中进行实践。统编教科书阅读内容系统化设计，其价值在于引导学生迁移运用在阅读课中获得的知识、方法，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提升阅读能力，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正如叶圣陶所说：“单凭一部国文教本，是够不上说反复的历练的。所以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1]90}

2022年，统编教科书对“快乐读书吧”栏目内容进行了完善、调整，减少了推荐的具体书目，除了革命文化题材书目和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其他类别的图书，如儿歌、寓言、神话、民间故事等，尽可能不推荐具体阅读书目，而是将该栏目内容聚焦在阅读兴趣、读书方法上。比如，二年级删去《孤独的小螃蟹》《小狗的小房子》《一只想飞的猫》《小鲤鱼跳龙门》《“歪脑袋”木头桩》《神笔马

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七色花》《愿望的实现》。但是，具体阅读书目的删减，也给教师指导学生选择什么样的阅读材料造成了一定困扰。

一般来说，“阅读材料包括适合学生阅读的各类图书和报刊，……可作为整本书阅读等学习任务群的内容，也可推荐学生在课外阅读”^[2]。如何指导学生科学合理地选择阅读材料，是当前语文教师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遵循儿童发展特点，既是阅读材料选择的重要原则，也是教学现实的需要。

从本质上看，教学是师生之间的一种特殊认识活动，是教师引导学生认识、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过程。阅读材料选择最终还要指向学生的“自读”，内容选取要符合学生的阅读心理和生活经验。因为，“知识本身的完备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学习者理想的发展。尽管课程在知识水平上可以达到相当的严密、完整、系统、权威的程度，却经常由于脱离了学习者的主观世界和内心体验而无助于他们的发展，甚至不能保证这些知识真正为学习者理解和掌握”^[3]。那么，主体性作为课程与教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如何在阅读材料的选择上体现呢？从人的属性来看，儿童既是生物性的个体存在，也是社会性的群体存在，阅读心理的发展规律、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所处的文化背景都会对儿童的认识产生诸多影响，致使不同年龄段与不同生活环境的儿童，对于阅读内容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阅读材料选择也应当从这两个角度出发，进行综合考量。

一、儿童阅读心理对阅读材料的特殊要求

在儿童的自然属性层面，阅读内容主要与其阅读心理发展有关。阅读简而言之就是读者从文本中提取意义的复杂过程，需要读者借由内部语言将看到的言语转换成口头言语，将作者凝结在文本中的思想内涵转化为自己的意义建构。对此，语言修

专家格雷布认为，有效的阅读需要具备几个必要条件：自动认字技能，词汇与语言结构知识，语篇结构知识，社会与文化背景知识，分析、综合与评价知识与技能。^[4]这就为儿童阅读内容提出了最为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说阅读材料的语言文字要为相应年龄段的儿童所理解，涉及内容要贴近儿童的已有经验，语言组织和文章内涵还要符合儿童的认知水平。只有满足了上述要求，文章或文学作品才有可能成为供学生群体学习的阅读材料。

（一）从阅读心理过程来看，儿童在不同年级采取的阅读方式有所不同

小学低年级学生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阅读方式，中高年级学生则能够将“自下而上”的阅读方式与“自上而下”的阅读方式结合使用。拉伯格和萨姆尔通过研究提出了“自下而上”的阅读模式，认为阅读是从文字的最小单位——语素开始的，然后逐渐过渡到词语和句子，最后才能理解段落或文章的内容。低年级学生刚刚接触文字，尚处于阅读的初始阶段，采取的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阅读方式，比如，一年级学生阅读“小公鸡和小鸭子一块儿出去玩”这个句子，不仅要辨认出“小、公、鸡、和、小、鸭、子”等一个个字，而且要在头脑中迅速组合成“小公鸡、和、小鸭子”等词语。因为有口语和生活经验为基础，他们能迅速作出反应，知道“小公鸡、小鸭子、和”等词指的是什么。进而把词语组合成句子，他们就能知道“小公鸡和小鸭子一块儿出去玩”指的是怎样一件事，从而获得句子的意义。^[5]这个时候，学生关注的更多是语言本身，而不是其负载的信息和意义。低年级阅读材料可以选取一些读起来朗朗上口，饶有趣味的文字。到了中年级，随着语文能力提升和阅读经验的增加，学生开始尝试采用“自上而下”的阅读方式，这一阅读模式是由古德曼提出

的,他认为阅读并不是一字一句进行解码的消极过程,而是读者主动选择的结果,读者在阅读中会产生自己的“预期”,然后边阅读边进行检验。^[6]因此,中高年级的学生不必理解每个生词的意思,就能通过上下文提供的语境作出判断,对于文章意义的整体把握也获得了较大的提升。这时候的阅读材料可以加大文字量,加深思想内涵,同时注意文章与学生已有经验的联结,以更好地激活其与阅读材料的文本内容与语言形式的互动。

(二)从阅读理解能力来看,儿童的阅读能力具有阶段性特点

儿童的感知能力、概括能力、逻辑能力都在不断发展,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点。

感知能力方面,小学低年级学生对事物的感知较为笼统,只能注意到表面现象和个别特征,时空特性的知觉也不完善,需要依靠具体事实和知识经验;中高年级学生对事物的感知则更为精细和深入,能理解文本背后的意义,对时空的感知能力也发展起来,能够理解线索相对复杂的故事。

概括能力方面,儿童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小学低年级学生处于直观形象水平阶段,他们所能概括的往往是事物直观的、形象的、外部的特征;中年级学生处于形象抽象水平阶段,他们的概括能力逐渐从形象水平向抽象水平过渡;高年级学生则处于初步本质抽象水平阶段,他们的概括能力开始以本质抽象概括为主,但距离高度抽象概括还较远,只能是初步地接近科学的概括。^[7]

逻辑能力方面,小学低年级学生尚不具备抽象思维能力,在句子和文章逻辑结构的判断上存在较大困难,只能看懂一些结构简单的文本;而中高年级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开始发展起来,对于因果、条件等逻辑关系越发感兴趣,能够理解句式 and 情节较为复杂多样的阅读材料。举例来说,由于小学各

年段学生语文理解能力存在差异,对于寓言这一文体的认识也表现出不同特点。儿童心理学研究者发现,儿童对于寓言的理解往往沿着三种水平发展,其中最低水平为把寓言和童话故事混为一谈,看不出寓言的转义或隐喻,即寓言中所包含的意义或教训;较高水平为开始能看出作品中的意义并能把它转移到人的身上,但是他们所能概括的范围常常很狭隘,只能在作品所描述的情境范围内把教训转移到人身上;达到最高水平的儿童则可以立即理解语言的转义或隐喻,并能把抽象的意义转移到人的身上,而且这种转移并不受作品中描述的具体情境所限制。^{[8]321-322}最高水平往往在高年级才能达到,这就需要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多选童话,而少选寓言,所选寓言也要在寓言故事后点明寓意。中年级推荐的寓言故事蕴含的寓意,是学生能联系生活中的人或事可以理解的。

总而言之,阅读材料的内容和结构的难易程度都受到儿童理解水平的制约,选择什么样的阅读材料,必须关注到儿童不同阶段理解能力的特点,以确保课外阅读教育价值的实现。

(三)从阅读兴趣来看,小学不同阶段的儿童对于阅读材料的类型和风格各有偏好

由于低年级学生头脑中充满着好奇与想象,他们非常喜欢阅读带有奇幻色彩的童话故事,可以用浪漫主义的眼光审视这些文本,从中获取愉悦的感受。到了中年级,他们不再满足于虚幻的故事,而逐渐将目光聚焦于人物内心的情绪体验和作品的现实意义,“开始对描写英雄人物的、带有惊险意味的读物感兴趣”^{[8]244}。而且,从四年级开始,学生的阅读就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阅读不再仅是为了阅读文字,更是为了获取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9]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语文知识本身,更是语言材料,希望从文字中品味人生百态,探求未知领域。因

此,中高年级的阅读材料选择要更多地为学生提供所需的知识和能够引起感悟的内容,由此激发学生的阅读愿望。

统编教科书基于儿童阅读心理的发展特点,在低年级主要推荐童谣、儿歌及情节简单、有趣的儿童故事等,重在培养学生对书的认识,如引导学生关注书名、作者、封面、目录等,同时注意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如爱护图书;中高年级每册推荐不同种类的、篇幅较长的汇编类作品给学生,六年级阅读现代中长篇名著,开阔学生的视野。推荐时考虑到了作品的难易度,内容较简单的童话、寓言等安排在中年级,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安排在高年级。

二、儿童生活经验对阅读材料的特殊要求

(一)从儿童生活经验来看,阅读内容要契合他们的生活,体现儿童性

阅读材料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生活经历,围绕他们的现实生活,体现阅读内容的生活性。舒新城认为,儿童阅读的内容“第一个要件是与儿童的生活有直接关系,因此,不可不多从儿童生活的环境中取材”^[10]。朱绍禹也说,要“着眼于学生生活的需要,既在生活范围上达到一定的广度,又在每一范围内体现一定的包容度”^[11]。这些观点肯定了学生生活经验在阅读材料选择过程中的重要性。学生的生活经历是多样的,未来的社会生活又是复杂的,这就要求阅读材料能够适应儿童的发展需要,体现儿童性。

首先,阅读材料要反映儿童多彩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既符合学生的已有经历,又能使学生进一步体味到童年的乐趣,激发他们对语文以及生活的热爱。“儿童的生活,差不多浸渍于感情之中;冷静的理解,旁观的述说,在儿童殊觉无味。……

当为儿童所接触的事物,而表出的方法,又能引起儿童的感情的,……具有文学趣味的”^{[1]15},才能为儿童所接受。

其次,阅读材料要密切联系儿童的现实生活,力求涵盖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城市、农村、家庭、学校、社区等生活,使学生更快、更好地熟悉周围环境,认识大千世界。学生之所以要读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获得切实的生活经验和常识。阅读材料要契合学生的生活,还应当是学生经常接触的,而非远离其生活范围的陌生事物和情境。这就要求多选择一些学生熟悉的人、事、景、物等方面的作品,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他们对文章内容的陌生感,同时更好地激发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

(二)从儿童社会化角度来看,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教育

儿童阅读内容涉及社会、历史、天文、地理、科学等学科,融入爱国敬业、诚实守信、自强自立、环境保护、和平发展、团结协作等理念,集知识性、教育性、情感性、趣味性等于一体,从中可以初步认识自然和自我,初步了解世界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社会职业分工,并产生崇敬之情。“一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文化传统对人们的信仰、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学校教育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有目的地将一定社会的主流文化内化于个体,从而促进他们社会化的过程。”^[12]例如,阅读材料中介绍和描绘的科学家、教师、军人等可爱可敬的形象和他们的事迹,可以在儿童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热爱科学、学习文化、文明上进、热爱和平、保家卫国等优秀品格的种子。这些优秀人物的生动形象和榜样示范,对于激励儿童刻苦学习,促进儿童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

再如,《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提

出：“以国家课程为主体，奠定共同基础；以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为拓展补充，兼顾差异。”^[13]很多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形态为文选型“乡土教材”。在阅读材料的选择上，一方面要打开学生的眼界，增长学生的见识，引导学生走出地域文化的限制；另一方面要考虑当地的文化因素，选择一些反映当地文化因素的作品，让学生了解当地的文化，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和对故土的热爱之情。这样才能确保“乡土教材”的阅读材料能在当地的教学环境中发挥出应有的教学价值。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教育要引领学生的发展，而不是适应学生的现状，在符合学生生活经验和开阔学生眼界之间确实存在固有矛盾，既有统一的地方，也有对立的一面。

三、阅读材料选择的两点提示

（一）遵循儿童的阅读心理与生活经验，并不是一味迎合儿童

阅读材料的选择关注儿童性，引导儿童的阅读兴趣是对的，但不能一味迁就儿童，还要对他们的阅读兴趣加以引导。周作人谈到童话题材时，强调不能一味考虑儿童的喜好。他认为，儿童的想象如果被压迫，他将失去一切的兴味，变成枯燥的唯物的人；但是如果被放纵，又将变成梦想家。……所以小学校里的正当的儿童文学有三种作用：一是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二是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三是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他同时指出，儿童是小野蛮，喜欢荒唐乖谬的故事，本是当然，但有几种也不能不注意，即过于悲哀、苦痛、残酷的，不能采用。神怪的事只要不过恐怖的限度，总还无妨；因为将来理智发达，儿童自然会不再相信这些。若是过于悲哀或痛苦，便永远在脑里留下一个印象，不会消灭，于后来思想上

很有影响；至于残酷的害，更不用说了。^[14]

实质上，符合学生的生活经验也不一定是消极地迎合。在实用主义者看来，阅读材料所含的知识应该是儿童未来生活中常用的。由于他们的生活情形不一样，所以可以根据不同地域特点来选择阅读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符合学生的当前经验，反映他们生活地区的人情风俗，恰恰是为了学生今后的发展提供适当的支持，因为可以“知道什么影响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15]。另外，开阔学生的眼界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阅读材料没有必要独负其荷，尤其是小学生还处于熟悉周围环境的阶段，与其他阶段相比，更应该多提供一些切己的内容。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学生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多，让他们接触一些域外的内容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即便是域外的内容也必须是与儿童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主题，应当是那些能够有利于学生产生迁移的阅读材料。开阔学生的眼界也不是没有界限的，必须基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如果阅读材料对于学生来说太过陌生，不仅起不到开阔视野的作用，还可能招致学生的反感。

（二）阅读材料的价值实现，很大程度上诉诸教师的文学素养

“素养是人们在环境和教育（包括自我教育）影响下形成的修养……语文教育工作者是语文教育任务的承担者，他们的素养制约着语文教育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16]阅读材料只是一种可能性，能不能实现其教育价值，很大程度上还要诉诸教师自身的理解和处理。语文教学实际上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阅读材料的教学效果，对其中教育价值的挖掘等，与教师个人的文学素养密切相关。

阅读材料的选择还要切合教师的教学能力。一方面，阅读材料的主题应当是教师易于把握的。有

些阅读的主题虽然很有价值,但较难把握,内容的选取也确实不太容易。比如,如何结合古典名著单元学习,从《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中合适的内容让学生阅读,在切入点的选取、尺度的把握等方面,对教师个人的教学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另一方面,阅读材料的教学指向应相对明确。教师对阅读材料的判断,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内容本身的特点与价值。当然,素养的提升毕竟需要较长的时间,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语文教师应多读书,读好书,不断提升读书品位和文学素养。

参考文献:

- [1] 叶圣陶. 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64.
- [3] 丛立新. 知识、经验、活动与课程的本质[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27.
- [4] GRABE W.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research[J]. Tesol quarterly, 1991(3):375-406.
- [5] 朱作仁,祝新华. 小学语文教学心理学导论[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36.
- [6] GOODMAN K S. Reading: a psycholinguistic guessing game[J]. Journal of the reading specialist, 1967(4):126-135.
- [7] 林崇德. 发展心理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294-295.
- [8] 朱智贤. 儿童心理学:第6版[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 [9] 周小蓬,陈建伟. 语文学习心理[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13:85.
- [10] 舒新城. 小学教育问题杂谈[J]. 中华教育界,1924(4):12-13.
- [11] 朱绍禹. 中学语文教材概观[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48.
- [12] 田慧生. 教学环境论[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10.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6.
- [14] 周作人. 儿童的文学[N]. 民国日报·觉悟,1920-12-10(2).
- [15] MOORE R. For knowledge: tradition, progressivism and progress in education: reconstructing the curriculum debate[J].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2000(1):17-36.
- [16] 阎立钦. 语文教育学引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397.

(作者陈先云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曹 晔)